

不是梦

——对『文革』年代的回忆

DUIWENGENIANDAI
DEHUIYI

WU GUANG
武光
●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不 是 梦

——对“文革”年代的回忆

武 光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武光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10
ISBN 7-80136-448-1

I. 不… II. 武… III. 武光—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535 号

不 是 梦

——对“文革”年代的回忆
武 光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云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625 印张 130 千字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36-448-1/K·389

定 价:18.00 元



武光同志近照。



1967年冬，武光同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妻子受株连，被关在新疆军区拘留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被迫离开了母亲，先被送进“盲流收容所”，后被送到北京郊区姥姥家。图为1968年冬，四个孩子在姥姥家的合影。



武光同志被关押七年之后，于1975年春被遣送到陕西大荔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建三团。图为1977年4月16日，全家离散十年后，第一次在大荔团聚的合照。



图为1978年秋，武光同志在大荔住地门前照。

前 言

1979年10月底，我接到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及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签署的一封信，信中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一伙，利用中央专案工作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大批老干部。他们混淆敌我，残害忠良，破坏法制，任意捕人，大搞逼、供、信，使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蒙受不白之冤。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手段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实属我党历史上所仅见。因此，动员全党查清他们的罪行，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育全党，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制定审干工作的正确方针，防止类似事件重复出现，都是十分必要的”。信中接着说：“你曾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列为审查对象，感受更为深切。请你根据个人在受审查期间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对林彪、‘四人帮’及康、谢一伙利用专案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据实写一材料寄给我们，你认为审

干工作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希一并告知。让我们共同合作，把党交给的这项工作做好。”

之后，1981年5月底又接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来信，信中传达陈云同志指示称：“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这是关系到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有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精神，把党史上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信中指出：“撰写回忆录，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如实地写成回忆材料或专著，以供编写党史之用，这是老同志的光荣的政治责任。我们恳切地希望您能在繁忙的工作中，在健康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挤出时间，进行写作；或者由您口授给秘书或您指定的其他助手，请他整理成文，经您审查定稿。”“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您写的党史资料或回忆录”。

时光飞逝，转瞬间十多年过去了，中央的嘱托一直记在我的心上。几十年来，我主要从事党的地方工作和教育工作，“文革”时，我的职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政府第一副主席。1986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就准备利用自己精神及身体尚好的时候，将自己一生的重要经历，包括“九一八”及“七·七”抗日战争前后，全国解放前后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以

回忆录的形式，分阶段逐步撰写出来。我想，就我这已是耄耋之年的年纪，能够做好这件事，也算是为党正确地总结经验，编写党史，以至教育全党，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党的战斗力，以防止类似林彪、“四人帮”反党事件的重演所作的一点工作。当然，作为有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尽了应尽的责任。

回忆录与自传不同，它虽要以自己为中心，却要通过自己写出所涉及的重要事件。回忆录必须不仅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历史对党的事业负责。因此，回忆录更要求一种真实性，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在承担起这份使命时，充分意识到了身上肩负的重大责任，意识到手中这支笔如椽般的沉重分量。但我决心把这件事做好，以之作为我步入晚年之后就自己的一生向党做的一次总的汇报。同时作为我对党忠诚无私，至死不渝的一种表示。

在我的一生中，“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是最为触目惊心的一段。这一段起始我处于被围攻被批斗的境遇，后来成了囚徒被关押、审讯、流放，除了深藏在心底的有感而发的诗句，几乎没有留下一张纸的记录，但是这一段对党的伤害太大了，对我的触动也太深了，差不多每一次无端的批斗，每一次阴谋的审讯，每一次听到

的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恶毒谩骂，每一次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武斗的人群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这十余年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晦暗的十余年，也是我受摧残最深的十余年，我认为真实和科学地总结这十余年的历史、从中记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对避免我们党重犯类似错误，避免林彪、“四人帮”之类故伎重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里，在回忆“文革”这段历史时，我无意抒发自己不愉快的感情，更无意炫耀自己或为自己辩白，我以为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由自己诉说，而应由历史来评定。同时，这里，我也无意吹捧什么人或贬斥什么人，我以为那并不是我应做的事。这里只是以我所亲历和所见所闻所感受来述说历史，当然，如前所述，由于“文革”中我的处境，使我没能留下文字记录，这里写的绝大部分全靠记忆，难免在时间前后或一些细微末节上有差误，还望知情者谅解。此外，这里还应说明，由于种种原因，在文中我尽量不提别人姓名，特别是对一些在“文革”中伤害过我的人均用×××来表示，希望能被理解。

最后，我应该向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与“四人帮”对着干，满腔热情地宣传党的政策，拼着性命保

护老干部的同志致敬，向曾因保护我而受牵连乃至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同志致敬！我相信历史已经给他们以应有的表彰。

• 1991 年 8 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从北京刮来的风	1
(一)大字报的海洋	1
(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会议	3
(三)“九·三”事件	5
(四)来自北京的消息	9
(五)新疆的“红卫兵”运动	10
(六)中央十月工作会议	14
二、何处是安身之地	17
(七)“一二·一九”事件	17
(八)有家不能归	23
(九)晨飞兰州写检讨	26
(十)石河子糖厂工人绝食	30
(十一)石河子流血事件	35

(十二)自治区党委被夺权	38
三、被“打翻在地”	40
(十三)军区召开春耕生产会议	40
(十四)“批斗武光办公室”	45
(十五)我记忆中的批斗会	48
四、群众是我的护身符	58
(十六)惊雷的巧计护我在八中	58
(十七)面对重重压力	64
(十八)星夜驰奔哈密	66
(十九)善良热心的陌生人	70
(二十)隐居北大	75
(二十一)一叶飘零无落处,昔日战友来帮助	78
(二十二)造反在继续升温	82
(二十三)秘密迁进北航	85
五、在狭小的囚室里	88
(二十四)被卫戍区“监护”	88
(二十五)康生的几段批示	95
(二十六)阴谋所向不只是我	98
(二十七)空喜一场	112
(二十八)历史岂容颠倒	116
(二十九)转移安定门外监狱	139

(三十)北航轮斗·····	141
(三十一)在审讯室里·····	146
(三十二)狱中生活·····	152
(三十三)遥念新疆·····	156
(三十四)一个足以让人绝望的日子·····	161
(三十五)胡子的启示·····	166
(三十六)林彪“语录”失踪了·····	170
六、受株连的人 ·····	173
(三十七)被关押、收容的家人 ·····	173
(三十八)信任我、支持我的同志均遭苦难 ·····	187
七、流放生涯 ·····	191
(三十九)押往大荔·····	191
(四十)农建三团·····	198
(四十一)理发馆、豆腐坊、醋酱坊·····	202
(四十二)无形的罗网·····	206
(四十三)是种子总会发芽·····	208
(四十四)群众眼中的我·····	210
(四十五)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214
(四十六)遥祭父母亡灵·····	226
(四十七)专案组的结论及我的申诉·····	228
八、妖雾消散 ·····	238

(四十八)北京的召唤·····	238
(四十九)愿与老同志共勉·····	241
(五十)阴云终于散去·····	246
(五十一)还我清白·····	254
(五十二)尾 声·····	258
后 记·····	261
附：武光简历 ·····	263

从北京刮来的风



大字报的海洋

1966 年春天,新年伊始,万物复苏。

在经过连续两三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虽然从 1965 年 11 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先后开展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就全国来说依然是平静的,在工厂里可以听到充满春的气息的机器的轰鸣;在农村可以看到用犁耙耕耘出来的新的画一样的图景;在科学技术及教育界,一项项新的成果或信息不

断在报刊上披露出来。谁也不会想到，在这充满生机，一派繁忙的融融春日之中，却正在酝酿着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而这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就在人们不曾经意之时，骤然袭来了。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来了。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以及一连串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8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在中南海党中央所在地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非同小可，它震撼了世界，震撼了中国大地，震撼了十亿中国人民，首先是惊动了中国广大的城市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温度一下子升高起来，人们感到一场新的风暴已经来临，这场风暴所指向的将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包括党中央本身；为这场风暴所触动的将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所有的人。人们为此感到异常震惊，也甚为迷茫，彼此询问着，议论着，猜测着，许多传闻不胫而走，许多谣言也趁虚而入，不久前的那种平静完全被打破了，整个社会陷入

一种骚动不安之中。

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一向信息比较闭塞。直到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贴出之前，一直没有大的动静。但此后，好像晴天里一声霹雳形势骤然变了。从一所中学的大字报开始，各学校、机关、厂矿企业纷纷贴出了指向自治区党委及各级领导的大字报，从室内蔓延到室外，从机关学校内部发展到街道、广场，到处是“炮打”、“火烧”，“砸烂”等等的字样，乌鲁木齐一下子漂泊在了大字报的海洋之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在新疆拉开了序幕。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会议

面对这样的政治形势，新疆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们都坐不住了，而且都在思考，“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应如何搞？如何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一连串的问题，使人感到心里没底。当然，无论是作为一级党委，还是作为党的干部，对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是从不怀疑的。“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是我们数十年中从未动摇过的一种信念。但是“文化大革命”所指向的不